

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每年的五月、十月都有现代音乐节。那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日子。下午一下课，我背着书包赶地铁去大剧院。通常赶到剧院天还没黑，我坐在门口草地上一边翻节目册一边啃麦当劳。有一次，我在节目册上看到一首题献给莫扎特的乐曲，来自一位欧洲作曲家。介绍中说该曲拼贴了莫扎特的交响乐主题。这在现代音乐中非常另类。记得我问过一位作曲大师，现代音乐必须要写成这么奇怪的风格么？他说，你爱写莫扎特就去写莫扎特好了。好像莫扎特是现代音乐的反义词。

那首现代莫扎特，节奏欢快，和声复杂，作曲家以 21 世纪的作曲技术变奏莫扎特，就像莫扎特曾在自己的音乐会安可曲中玩遍各种花样。欢乐主题在复杂的和声与节奏中听来诡异，好像僵尸新娘从坟墓里蹦出来参加舞会。

到了 20 世纪，现代音乐投奔弗洛伊德，从刻画情感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性冲动及心灵世界，表现现代化、都市化带来的压抑和精神异化。现代音乐奇峻吓人，不优美，不讨好。在这样水火交织的张力面前，轻盈典雅的古典音乐被看作装饰品、客厅艺术和社交礼仪用语，像甜腻腻的奶油蛋糕和华丽珠宝堆砌的童话城堡，喜气洋洋，不接地气，躲避真相，且与现代生活相距太远了。

可是在历史的海洋中，莫扎特之所以成为莫扎特，在他重塑并定义了古典音乐。海顿与小白巴赫留下的均衡完美，若到了普通音乐家手里，也许就成了不痛不痒或单调僵硬的客套语。而莫扎特，天生就是古典音乐的灵魂，他鲜活、亲切、好玩，爱笑爱闹，兴致勃勃。他天才的激情如融雪山泉，冲开一切拥堵的规矩教条，带来春的消息，带来自由热烈的人性。他将巴洛克的老套装饰音变作千言万语心旌摇曳，他的歌剧发现世俗的欢乐与无奈，他的钢琴曲纯洁灵动堪比仙音，他让古典交响曲的辉煌交织着人的汗水、眼泪与激情，谁能抗拒他的赤子之心？也许这天才一部分来自性格的优势。但谁会料到，这样活蹦乱跳、各种恶作剧各种不靠谱的性格里竟天生一份古典的秩序感，他精妙地衡量乐感、关照结构。这才是莫扎特真正的天才之所在。这些潜在的艺术规则让陶醉众生的淙淙旋律变得深刻动人。

只能说，他为音乐而生。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上帝之光照耀的莫扎特。

太岁太忙

大 止

古语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

城隍庙里人头涌涌，烛烟袅袅。有老练者，写字、请符、排队、买单，神情凝重，条理清楚；有初入者，一脸恍惚却求知心诚，拖住一位非职业人士，竟不知从何问起，还是阿姨说出一句斩钉截铁之话：“20 块行钿买根丝带，结了依生日格神仙下头，就好了。”原来每个生肖，皆有一众神明，早早端坐在玻璃窗供台后面，仪态肃穆，或文或武。每位负责记录其中某两年出生之粉丝。从每个由红丝带组成的小红山峰，你可以判断出今天此时，牛来的多过兔，马还没到全，龙有点起劲，蛇最卖力。

古代是有一颗木星来测算流年，但误差较大，所以国人设计出太岁星体。每年行走 30 度即一辰，十二年刚好绕天一圈，这样既搞掂了生肖，又搞掂了干支。粉丝们，工作学习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红丝带接上去又多一个警醒。

今宵灯谜

王安
归雁低空
(异体字一)
昨日谜面：圯
(昆剧)
谜底：《墙头马上》
(注：“墙”的头几笔为“土”；“巳”扣“蛇”，生肖中在“马”之上)

如果真能戒烟成功，那么这次买到的假烟也算是一种特别的“好事”了。我就是觉得那假烟做得非常低劣，抽得又别扭又难受，一买还买了一条，心疼因为自己草率而花出去的钱(没有去正规和熟悉的店里购买)，忽然也觉得是的时候可以戒烟了。

戒烟是个老话题，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戒烟太容易了，我都戒了一千次了！”第一次听到这话就一阵苦笑。是一个文青，同时又是烟鬼调皮着引用给我听的。俏皮话里有事实。

其实大部分烟民也晓得，抽烟几乎没什么好处。花钱不说，还买“罪”受。比如经常被身边厌恶烟的朋友“批评教育”，“驱赶”。一身烟味道则让亲近的人避之不及——这几乎是所有烟民的遭遇。坐飞机和长途汽车时更讨厌，只能勉强忍受禁烟的环境。

说到底伤害健康。
迟迟没有戒烟，主要都是动力不足。不过听说也分不同的人，有些人就是能戒，有些人

最早认识克罗地亚的美丽，是从图片上领略的：那些黄墙红顶的中世纪建筑和一望无际的海边风景，令我十分向往。

从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进入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有 150 公里，出关进关，手续十分简便，3 个小时后巴士就驶入萨格勒布市中心。

我们在一家“亚洲饭店”吃完午餐，便见餐馆对面的广场上有有一个年逾半百的中国人主动与我打招呼，他就是我们的地陪过萌先生。过萌作了自我介绍，他是辽宁人，学的是世界经济。他于 1981 年来到萨格勒布实习，便爱上了这个城市，后来在此娶妻生子，已有二十个年头了。

写给烟厂的信

谈戒烟之一

小 饭

死活就戒不了，跟每个人身体内携带的基因有关。我爷爷就没戒成功，他死于尼古丁。那时候我还年幼，不记得老人家患的是否肺癌，但因为反复咳嗽终于再次入院，最后不治。听我爸妈叔叔都说“爷爷是抽烟抽死的”。我深深记得，每次提到这，我妈有时候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我爸，有时候眼神则是愤怒的。

我爸也抽烟，抽了四十年。我几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烟雾的环境下。那会儿还没抽上烟，但对香烟已经很了解了。看见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始终纳闷。既然有害健康为何又要生产？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去问了我妈，我妈直截了当，说我问得好。“但这个事情我管不了，你得问你爸。”

脖子，后来推广到欧洲，这便是领带的由来。

萨格勒布有许多人文古迹，如建于 1375 年的石门是中世纪城门，最壮观的便是圣母升天大教堂，那两座高达 105 米的哥特式尖顶直插云霄，这座建筑是萨格勒布城市的地标。教堂内的装饰精美绝伦，有不少男女老少在虔诚地祷告，有人闭眼默念忏悔，那庄严肃穆的氛围让我肃然起敬。

参观完教堂，过萌又带我们参观多拉兹市场，看克罗地亚人的生活。这里什么生活用品都有卖。在一家礼品店，有不少介绍克罗地亚的书籍，过萌指着一本中文版的《克罗地亚》，笑一笑说：“这是我翻译的”。我赶紧花 18 欧元买了下来，并请他签名，过萌欣然应允。

过萌又把我们带到总统府、国会与圣马可教堂，圣马可教堂的墙面七彩缤纷，那马赛克彩色瓷砖拼贴的图案，相当童话化。一旁的国会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既不豪华，更无奢侈。总统府是一幢二层楼的巴洛克建筑，建于 1800 年。这个政治权力中心也毫不起眼。

我们沿着小路走到萨格勒布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这座美丽城市的全貌。连片戴着红帽子的欧式建筑群中，夹杂着雄伟的古堡、尖尖塔顶的教堂。往远处眺望，这个城市的北面是梅德维尼卡山，南面则是柔情的沙瓦河。克鲁地亚是一个森林多于农田的国家，在绿色怀抱中的萨格勒布相当洁净而秀丽。

下山的路上，我们见到石椅上有一尊银白色的人像雕塑，原来是以克罗地亚著名诗人为模特，这位诗人曾说，萨格勒布在秋天是最美丽的。而我们正是在秋天拥抱了这座城市的美丽，真的很幸福！

不敢正视失眠，厌烦甚至恐惧失眠，失眠就更不那么听话了，成了挥不走的羊，阻挡了你入梦的路。

不要为失眠而焦虑。与失眠平静相处，甚或享受失眠，天地会为之开。

失眠，就是让你心灵独自面对、独自冷静的时间。失眠，就是让你思想沉淀、灵魂开窍的时间。

在失眠之中灵感乍现，在睡梦走神

就在同一个房间里，我爸一听，起初沉默不语，后来又说：“这事儿你得问卷烟厂。”

很快，在我妈的鼓励下，打开了一张信纸，抬头写下：尊敬的上海卷烟厂……

在信里我交代了我爸的吸烟事实，又强调了我妈反对的态度，还描述了他们为吸烟曾经争吵打骂的经过。最后说：我也讨厌我爸吸烟。那时候我觉得我将来绝对不可能吸烟的。因此写得信誓旦旦，并很有底气地质问：既然你们知道香烟有害健康，为何还要卖给老百姓？

当时我大概十岁出头，很多字还是先用拼音，然后我妈教我的——字都没认全，更别说对烟草这个大产业有什么理解了。

二十年过去，真不晓得是谁拆开了那封天真的信。是笑着再合上，还是直接丢进了垃圾桶——就像很多年后，我今天做的这样，把那条被拆开的假烟，丢进了垃圾桶。

既然决定戒烟，我要写下这过程。至少写上十天。

寒假里，很偶然地看到新出的美国电视剧《纸牌屋 House of Cards》，竟然被吸引住了，一直跟踪看完了全部十三集。这部颇带点阴暗调子的剧集，虚构了一个美国政坛的高层政客，国会山上的某位执政党的资深议员，意欲凭借其谋略和手腕攫取国会副总统的位置。

最后一集留了点悬念，这当然是热播剧集的惯技，为了明年的新一季预先埋个伏笔，也小小地给观众上搔一下痒，让大家记住了下次——来年——光临。片子拍得相当精致，一方面制作团队有大牌加入，比如大卫·芬奇(导演)，凯文·史派西(主演)，另外视听、剪辑上也做足了文章，很抓观众眼球。然而，这并非美国人的原创，其实是个翻拍，根据的是英国 BBC 在 1990 年至 1995 年摄制的三部曲连续剧，只是美国版将场景由伦敦搬到华盛顿，而主人公所觊觎的“首相”高位变成了“副总统”而已。

说到原著（同名小说）的作者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还真有点传奇色彩。他 1948 年出生，牛津毕业后去美国塔夫茨大学攻读核防御政策研究博士，回到英国随即入保守党，他曾在撒切尔政府任首相特别顾问，1994—1995 年甚至还是英国保守党的副主席，他于 2010 年封爵并入上议院。现在迈克尔已经著有多部畅销书，俨然是全职作家，这部奠定他写作生涯的《纸牌屋》，首版于 24 年前，被人归为“政治惊悚”类的小说。最好玩的是，他有位美国远房亲戚跟他同名，偏偏也是作家。

较之于“政治惊悚”类型，我们更熟悉的是英式的“政治讽刺喜剧”，这就要提到 80 年代风靡一时的那部电视情景喜剧《遵命，大臣 Yes,Minister》，由安东尼·杰伊与乔纳森·林恩编剧。中央电视台曾引进播出过若干集，由上海译制片厂承担译制配音，使得中国观众对英国政府中党派政治家与文官公务员两大系统的架构也有所了解，特别是剧中谑而不虐，机智幽默的台词，常让人忍俊不禁。

《遵命，大臣》播出了三季，后来又有两季续集《遵命，首相》，大臣当上了首相，而原部常务次官则升任内阁首席秘书，于是两人间的斗智斗勇又继续了下去，给英国民众增添了不少乐趣。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仅是该剧的忠实拥趸，甚至还自编了一个小片段亲自出演剧中首相一角，她对《每日电讯报》记者说，该剧带给她很大的“乐趣”。当年，汉语配音版的《遵命，大臣》由于上海厂老厂长陈叙一先生辞世而未能全部译出，对观众而言，是个不小的遗憾，不过，那时也有两三种规模不一的中文译本出版，填补了空缺。

上个月，《遵命，首相》新一季的回归使粉丝们小小激动了一番，两位作者 25 年再次联袂撰写了新的 6 集，人们随之看到了首相哈克与内阁秘书汉弗莱爵士的新面孔（老版的两位主演均已过世），他们将带给我们新的笑声。电视机前的英国观众在欢笑之余未必不清楚，政治，说到底都不好玩，引我们发笑的，只是屏幕里的虚构。

时觅得醒世恒言。

失眠，也可以是一种醒着的休息。闭上眼，宁静的时光，在脑海里悠悠潺潺。身心，如处舒缓的秋千。

晚安，我未眠的朋友，尽快地入梦吧，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夜无忧。

好吧，我也不想错过此刻的失眠，即便他或她是不约而来，我也想静静地与他或她相对无言，共同迎接飘忽的各种闪念。晚安，失眠的朋友。好运常在，好梦会来。



灯笼

汤惟杰

『政治惊悚』与『政治喜剧』



灯笼